



讲述人 朱海青 变电站运维工

朱海青 把脉守望变电站

夏天,电缆接头在烈日的炙烤下容易发烧,冬天,充油设备的油位需要格外留意。一个接点的温度异常升高,可能预示着一处隐患的潜伏;一丝淡淡的臭氧味,或许是绝缘受损的征兆。

朱海青是国网永康市供电公司的一名变电运维工。今年,他入选了“八婺金匠”培养项目。六年时光,万余次巡视。他的工作,就是让这些维持城市运转的“心脏”,始终平稳地跳动。

把脉钢铁 生命体

2019年秋天,我第一次踏入110千伏安康变电站。学校里那些熟悉的电路图,在这里幻化成了高达数米的变压器、密如蛛网的母线,以及永远低鸣着的设备。师傅递给我一台红外测温仪,说:以后这就是你的“听诊器”。设备不会说话,但温度、声音、气味,都是它表达“话语”的方式,你得学会倾听。那一刻,我才恍然明白,运维工作并非是对着图纸按部就班,而是要读懂眼前这片钢铁“生命体”的实时状态。而我的日常工作,便是带着这台“听诊器”,沿着固定的巡视路线,为上千个测温点进行体检。

最深刻的记忆总是与故障抢修紧密相连。记得有一年冬天,监控系统突然报警,一座变电站的母线电压出现异常。我和同事火速赶到现场。变电站里灯火通明,却异常寂静,唯有设备持续发出嗡嗡的声响。我们打着手电,沿着冰冷的构架一层层仔细排查,最终在刀闸处

安全底线重如泰山

在入选“八婺金匠”后,我带新人的机会增多了。我教他们观察测温图谱上的细微差异,带他们聆听设备在不同负荷下的声音变化,告诉他们故障处理时“快”固然重要,但“稳”和“准”更为关键,一个误操作就可能让故障进一步扩大。我说:咱们这行,守护的是安全底线。底线之上,是万家灯火;底线之下,是责任事故,容不得半点侥幸。如今,再走进任何一座变电站,那种最初的陌生与庞大之感已然消失。各种设备的嗡鸣、变压器有节奏的振动、指示灯的状态,共同构成了一首我熟悉的“背景音”。一旦这“背景音”里出现一丝不和谐的杂音,就能让我立刻警觉起来。

很多人觉得我们的工作重复、

发现了因接触不良而导致的过热烧灼痕迹。我们迅速隔离故障、倒换运行方式,当受影响区域的灯光重新亮起时,天边已泛起了鱼肚白。那种疲惫与安心相互交织的感觉,大概就是这份工作最真实的状态。这样的“夜战”并不鲜见。台风、雷暴、极端高温,天气越是恶劣,我们越要奔赴站里。别人在节假日欢聚一堂,我们在控制室里紧盯着监控屏幕,或是在设备区里加强巡查。

除了仪器,我们还有一双手。拉合一把沉重的隔离开关,手感和声音会告诉你它是否到位;触摸设备外壳,能感知到最细微的异常振动。这些无法被数据完全记录的经验,是六年时光刻下的“肌肉记忆”。

枯燥,终日与不会说话的铁疙瘩相伴。但在在我看来,这些设备是一个有生命的体系,而我们运维工,就是它们的“保健医生”。我们的价值不在于创造了什么惊人之举,而在于通过日复一日的细致守望,将故障消除在萌芽状态,让停电的意外尽可能减少,让灯火常明的承诺始终坚如磐石。金匠之“匠”,于我而言,就是在平凡的岗位上,把该做的事一遍又一遍地做到位,把安全的责任一寸又一寸地守牢固。当夜幕降临,我市的灯火如星河般璀璨亮起,我知道,那一片安宁的光明里,也有我听过、抚过、守护过的心跳。

陶瓷作品
《太湖印象》

讲述人 周鸿基 婺州窑制作手艺人

周鸿基 一泥一窑一传承

一块陶土,在他手中历经揉捏、塑形、上釉,最终成为一件承载着文化底蕴与情感温度的器物。23岁的永康青年周鸿基,大学时因一次毕业设计与婺州窑结缘,师从非遗传承人,从此将这门古老手艺传承与创新视为己任。毕业后,他回到家乡创办陶艺馆,让传统技艺装点现代生活。近日,他的作品《太湖印象》在第七届浙江省青瓷创新设计评比大赛中斩获银奖,为古老的婺州窑注入了一股清新的青春力量。

结缘·从一张图纸开始

我与婺州窑的缘分,始于大学的毕业设计。当时,辅导老师觉得我对造型有些感觉,把我引荐给了我的师傅——一位从事婺州窑制作30多年的手艺人。

我带着自己画的图纸,兴奋地找到师傅,借用了别人的工作室尝试制作。但一做起来才发现,很多设想中的器型根本完成不了,理论和实践的差距很大。

就在我有些不知所措的时候,师傅正在一旁制作婺州窑的身影吸引了我。他手里的盘口瓶、盖罐,带着一种独特的古朴韵味。尤其是那些草木灰釉,温润柔和;乳浊釉则有一种朦胧的美感。师傅早年做雕塑出身,对器物的线条、比例把握极为精准,哪怕一个简单的花器,也能把线条做得非常耐看。那份专注和手上功夫,让我决定要跟着他学。

学习是从最基本的揉泥、找中心开始的,师傅教得很耐心。我印象最深的是学“跳刀”工艺,看师傅做得行云流水,自己一试却总是失败。师傅没有不耐烦,一遍遍给我

示范刀具的角度和手上的力度,直到我慢慢掌握。印纹、浅浮雕、拉坯这些技艺,也都是这样一点点学来的。他对细节的严谨,对婺州窑文化的理解,让我对这门手艺的感情越来越深。

我跟着师傅学了半年多,回到永康后,我下定决心要把学到的东西带回家乡。我一边继续向师傅请教,一边自己采购泥料、搭建窑炉,尝试调配釉料,摸索烧制。

第一窑开烧前,心情特别忐忑,担心釉色不对,或者器物开裂。出窑时,虽然有些作品釉色不够匀,还有两件小罐有了细纹,但当我看到那几只勉强算成功的盘口瓶,釉面泛着草木灰釉独有的柔和光泽,器型虽不完美却带着手作的温度时,心里还是充满了成就感。

后来,我不断调整釉水配方和烧制曲线,作品慢慢稳定下来。我开始尝试举办一些小型的陶艺体验活动,让家乡的人亲手摸摸泥巴,试试拉坯。看到他们从陌生到好奇,再到喜欢上这种质朴的美,我觉得自己的坚持是有意义的。

淬炼·《太湖印象》中的守正与创新

在经营工作室的同时,我一直在尝试创作。《太湖印象》这件作品,灵感来自于太湖石的透与拙。我想把这种意趣,融入到婺州窑的器物里。

我选择了传统的盖罐形制作为基础,但在罐盖的造型上,雕琢出类似湖石层叠的肌理。难点在于,既要保持婺州窑原有的浑厚质感,又要让整体显得清雅。釉色上,我依然选用自己熟悉的草木灰釉,依靠它在高温下自然的流动与窑变,来表现太湖的朦胧感。

那段时间,我反复试验造型和

釉色的搭配。这件作品是我为第七届浙江省青瓷创新设计大赛准备的三件作品之一,却是最“赶”的一件。直到截稿前一周,它还没进窑烧制。等待烧成的那几天,我心里很焦灼,生怕烧制中出现意外,前功尽弃。幸好,开窑后效果达到了预期,釉色自然流淌,形成了山石水波般的纹路,总算赶上了投稿。

这件作品最终获得了银奖。评委认为它在传统技艺中融入了当代的审美思考。这个结果让我更加确信,守着老手艺的“根”,也能长出新的“枝叶”。

记者旁白: 在周鸿基的陶艺馆里,机器的转动声与轻柔的音乐交织,空气中飘散着陶土的气息。看着这位年轻匠人指导顾客时专注的神情,仿佛能看见千年窑火在他手中跳跃、延续。传承,从来不是简单的复刻,而是如他一般,以当代之心,理解传统之美,并勇敢地将其带入更广阔的生活场景。这或许正是文化得以生生不息的真谛。

口述/周鸿基 整理/融媒记者 胡馨尹

记者旁白: 从没有惊心动魄的剧情,只有日复一日的巡检,没有聚光灯下的展示,只有设备区里的默默守望。朱海青的故事,勾勒出“工匠精神”最朴素的底色。在对重复工作的敬畏里,在对抗细微隐患的专注里,在对安全底线执拗的坚守里。变电运维,守的是设备稳定,护的是万家灯火。正是无数个如他一般的“听诊者”,于无声处听惊雷,于平凡中铸可靠,共同支撑起了我们生活中那看似寻常却不可或缺的光明。

口述/朱海青 整理/融媒记者 胡跨